

湘綺樓全書

湘綺樓全書

楚詞釋一

離騷經

王闔運注

離騷經

王逸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惠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詭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畱不遣卒客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草澤復佗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歿離騷

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辭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依章句所言則離騷經猶消搖游以三字爲名史公不容翦去經字而云佗離騷也屈子此佗託於詩之一義故自題爲經言此離騷乃經義百代所不變也離別也騷動也父子離別騷動不甯天之經也初懷王疏原後見困於秦復用原計爲黃棘之會秦楚通和太子出質已怨原矣及秦僞歸太子以要懷王楚復合齊太子又質焉懷王畱秦不得歸而大臣欲立他子昭睢不從乃迎橫立之是爲頃襄時原年四十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勢不能不與原圖事原乃結齊款秦薦列眾賢詆毀用事者眾皆患之乃譖以爲本欲廢王又以懷王得反將不利王及令尹王積前怒固欲遠之而無以爲名因是誣其貪縱專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忘讎和秦爲其罪原因託其所薦達者於令尹而所薦者趨時易節附和阿俗國事大變原忠憤悲鬱無所訴語故行吟湖皋佗爲此篇不設

斥王之不孝乃致切怨於子蘭懷王既歿新王定立以卽位恩澤釋原自便原復還國而子蘭得見此詞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誣以敎秦誤國復徙之於沅徙十六年而楚亡郢乃悉舒其憤而佗九章焉凡楚詞二十五篇皆佗於懷王客秦之後初無怨已不用之事要必先明離騷經反復之文然後知之

帝高陽之苗裔兮

將言已爲宗臣而不設顯言故託於祖所自出下以高辛喻頃襄先言已

祖高陽明與君兄弟也

朕皇考曰伯庸

皇考大夫祖廟必明親者同懷王休戚

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太族言已體國之義也若攝以皇考爲父屬詞之例不得稱父字且於文無施也

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孟孟春建寅之月也陬爲正月三正所同言孟

陬知楚行夏時也復顯三寅者將言已性與人異託言已生與人異

皇覽揆余初度兮肇

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皇天也謂父也度謂立身

之法也蓋原以平旦生與三寅爲祥異故名曰平及冠賓字之更從平義取廣平曰原而字之曰原至是原以

樹黨偏異見讒將言己守正奉法行善無私因假以己
名字見意言天鑒度我初生立身之法度所行無愧於
名字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為佩

修治也扈讀若扈從之扈江離蓋苟

香草言公邪穢自絜清也與於通

用字於猶而也辟擗也猶析也汨余若將不及兮恐

年歲之不吾與

汨疾也不及送喪之兒懷王客秦旦朝

蹇阨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蹇攬皆取也阨阨也

辛夸花如菡萏故曰蘭蘭蓮古字通用宿莽因陳詩所

謂莪也朝夕言汲汲也恐已久而志不遂故朝夕進賢

不遺幽遠明非故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

久淹

用新進以間親舊

畱也春秋代序言新君代故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

君也忽然不畱無念故王者

之遲暮落無賢材也國無賢材恐王久客而不反

不

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

撫猶依也壯盛也原怨用事者與之異趣因亦

自尤言己不知依撫盛勢而乃以為穢濁而棄之此往昔之所以見讒今何不自改乎由初度正則靈均不可

改也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馬能勞騏驥尤以騏為尚故曰騏驥所薦賢出使四方者也思美人

曰勒騏驥而夏駕

來吾道夫先路

新進賢材視原轉移其來也吾將道之故不可自穢昔

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襍申椒與菌桂兮豈維

紉乎蕙茝

三后三代繼體之君自夏傳子而有世族將明親賢襍用之意故言純者亦有雜時雜乃

所以成純也椒桂木類以喻世臣時楚用事者疑原引新進以傾己故自明其志亦以勸曉令尹上官消其嫉

妬也蕙順也茝廣也言新進賢人不宜見忌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頃襄受父命如受禪而立堯明正大無所嫌疑如循大道駁當時言懷王歸不利之說

何桀紂

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

以險隘

昌披自恣之意捷徑急於自達反窘難不能行如今黨人偷奉新君名不正言不順故幽昧險

隘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皇懷王也出故言輿已敗績矣復恐

者黨人欲陷懷王乃以絕秦力戰爲名誣原畏外故恐其敗

忽奔奔以先後兮及前

王之踵武

前王周文王也武跡也奔走先後文王所恃以合與國滅昆夷原欲合從擯秦以及其踵

迹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荃芥孫齊疾也中情欲反王以

成新君之功業反蓄前怨疾怒以爲將廢己也芥爲膾主故以喻君以荃喻嗣王也

余固知謇謇

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

之故也

已欲反王乃被誣忌讐故指天正之也靈修善治言欲成嗣王之孝

初旣與余成

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旣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

化

成言頃襄約原反王之謀也抽思曰昔君與我誠言羌中道而回畔言之詳矣難憚也

余旣滋

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兮襍杜衡

與芳芷

畹三十畝畦五十畝杜衡土蘅似葵而香畱夷所未聞也四艸成畝以襍衡芷言賢才既盛行

止皆有備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刈斷也俟秦可伐之時乃

決用兵言非主款秦也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

刈則萎絕

而材得所用故不傷之而但哀其不用以蕪穢耳傷人材坐見摧殘不得戰歟

眾皆競進以

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

嫉妬

言眾雖疾原不宜疾原所進以己求索未足乃謂眾賢干原必原貪婪滿足乃肯薦之因生嫉心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既被眾妬唯當急結主知而眾既競進已

又逐騫誠乖本心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原時季四十六早有

盛名若己老也隨眾改節則敗其修能之名矣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

木蘭原所薦達秋菊原自喻也九歌曰春蘭秋菊長無絕兮墜落言放棄也所薦朝得罪原亦

夕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

苟假聲轉通用設詞以明意也姱姱美也練靈也善

也言己與君以美善相約

長願頌亦何傷

言君苟修姱己得罪無傷也

擘木根以

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

纚

茝蕙原所薦未退者也改申椒言木根者詞不欲太顯耳薜荔胡繩皆蔓生依緣而後起茝蕙不須貫索

而亦擘矯堅木以結紉之言託所薦於大臣使相連絡攀附謀國之苦心也

謇吾汰夫前修

兮非時俗之所服

服事也薦賢於佞亦知其不以爲事

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周合也彭老彭咸巫咸殷臣傳道德者蓋先居夔巫羊熊受其道居

其地彭在西秀之間巫山在夔皆楚舊都故原屢稱焉東方朔七諫曰棄彭咸之娛樂舊乃傳彭咸水外又以

爲一人非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艱險也人性多險反覆不

可測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

姱謂頃襄以謀反懷王為美名也上所謂信姱九章曰覽

余以其修姱皆謂王之美也言王羈縻已

謬與謀反懷王也回風曰心鞿羈而不開 謇朝諝而夕

替言一語不合

既替余以蕙纊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蕙茝即前所結於木桂者也眾方譖其樹黨乃

又諷其所善於執政以實讒口非

但見放殆必見誅故自明其不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

雖不悔而頃襄先偽誘以陷

之故故切致其怨以感之 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

之蛾眉兮謠詠謂余以善姱

善猶多也王雖負約亦由譖之者多故又傷謠詠也

己好薦賢有

類於不貞焉 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

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忼鬱邑余侘傺兮余獨窮困

乎此時也甯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係際也會合之

處惜誦曰儻侗而干祿眾譖已成惟有改行與合
乃可以免欲爲其態而自歎其窮亦不怨人也
驚鳥

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

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攘取詬病也己欲

人之所尤則將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自直

取病前修也而清白以取死而巳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人臣誓死而無益於

死又自悔其不察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北且焉止息

于是又謀退隱也故下專咎二人而子蘭聞之大怒進不入以離尤兮退

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夫容以爲裳不吾

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夫容原放江潭所與

游之賢士也方以薦士獲

謗而復不能斂藏也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

襍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澤澤也言己與羣小襍居幸能自潔溘于鬋曰微聞薌澤

謂佩香與人氣相襍舊以澤為玉潤非也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四荒四境荒遠之地佩繽紛其絳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己既被放可任所適忠臣被放民望愈隆增加語言益為時所忌也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

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體解得重罪者殊死之如

解牲體也一進一退其機愈危不獨蹈死且將菹醢女

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女嬃女有才智者易曰歸妹以嬃妾之長稱嬃蓋以喻臣

之長上官令尹之屬陽與原為同志者舊以為曰鮀

直以忘身兮終然妖乎羽之野鮀方命圯族忘身勤死當聖世而獨天枉故當

引以自比惜誦曰行婞直而不豫鮒功用不就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

姱節有親也獨以好蕢蕢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眾皆邪佞導主為惡故必分離忠賢使不任事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

情世竝舉而好朋兮夫何熒獨而不予聽上予子屈原下予婁自謂

也欲原無獨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原自傷

聖歎懣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自郢南行湖

見侮也相代故思舜也帝系曰沅入湘禪位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

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九辯九歌啟所

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屈原宋玉襲其名以佞諷

言頃襄以子代父位而娛縱如太康五子亦不顧難喻游忘國也子蘭等佚弄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

鮮終兮

尹有窮君後稱帝曰有窮后蓋夏宗室子也封豐茸毛盛兒亂流猶亂離也

泥又貪

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曰康娛而自忘

兮厥首用夫顛隕

泥澆異姓之臣強圉喻主言伐秦者

夏桀之常違兮乃

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

桀紂拒諫亡國以喻

君不

用己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

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

聖哲以茂行兮

茂勉也

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

觀民之計極

相觀猶周望也下又曰覽相觀

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

善而可服阼余身而危从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新君初立

起用舊臣於此

不量鑿而正柄兮

鑿孔也

固前修以菹醢

前修既見菹醢今阼危固當也曾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

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茹萌也有君而已不可任所薦賢又尚幼弱故哀之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陳詞啟九辨至可服之詞以必反懷

王薦賢於頃襄也頃襄覽以修馳玉虬以乘鸞兮鸞總後飾

姱外示委任故自以為得中正車者喻昏齊女也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巡方所至言

請命於懷王夕余至乎縣圃縣圃崑崙山上地西極所屆以喻謀秦也欲少畱此

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靈瑣以喻懷王幽囚也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勿迫羲和掌日以喻謀國者崦嵫日所入喻懷王已去位也迫急也懷王歸謀愈急

則愈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

池兮總余轡乎扶桑咸池扶桑皆在東方以喻齊也飲馬總轡言欲結齊為援折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若木日入所拂木以喻秦也逍遙相羊有所待也懷

王在秦不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望舒飛廉皆喻諸侯

也欲合從擯秦鸞皇為余先戒兮鸞皇以喻結昏於齊也雷師告

余以未具雷師亦喻諸侯此蓋專謂齊王也有未具見者則雷師告之其行迅疾也言雖合從尤專

恃齊也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鳳長百鳥喻嗣王也飛騰言自奮發

日夾言之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屯屯也風與火為屯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雲霓蒙邪之人也紛總總其

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陸離麻錄文采之兒言頃襄信譏忽忽紛紛乍離乍合佞人辯

詞顛倒沮吾令帝閭闔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

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吾令云者言己不知幾猶謀反王也帝懷王也關秦楚關也閭